

春秋世論卷四

船山遺書十六

衡陽王夫之譏

襄公

道愈降智愈出始用以爲智者遂成乎道於是而有非道之道雖聖人起不能廢之矣夏商之用兵無周之步伐也步伐之智未生雖非聖人可弗用已其智已生雖聖人不能廢已周之用兵逮乎春秋之中未有用險者也勝則進敗則退伐則抵其城下侵則薄其邊鄙齊桓晉文之盛楚旅秦任好之狡咸此焉耳矣越國以爭險據險以扼天下蓋自楚之用魚石據彭城始也於是而彭城之爲中國要

會乃以顯於天下而施及今楚用彭城制宋以扼吳晉晉
乃用虎牢制鄭而待楚於是而虎牢之爲中國要會亦以
顯於天下而施及今漢楚之滎陽曹劉之褒駱魏吳之西
陵周齊之玉壁梁晉之楊劉宋女直之興元始睨險而崇
其兵兵旣崇而險愈重鬪天下於其下也數十年肝腦之
塗其壤者以巨萬計嗚呼山之岨水之交南北東西之會
未嘗用之可爭之形固在也地不以是而鬪人人相忘於
地而亦有以保一旦以姦人之智測其然而樂用之利之
所違害之所卽得或以勝而失則必敗雖有至仁大義之
攻守弗能舍之矣攻者乘之守者憑之其進也無窮其退

也不止其爭也忘死以自獲之自是而三代用兵之制不能復行於天下亂人之智孰爲開之俾至此極也意者其亦天乎詩曰大實爲之謂之何哉言乎非道之道已成而無能廢之也

彭城下魚石俘楚鄭之師然且接迹於宋而不釋楚其有固獲之覬與鄭之悵忿不以失意而懲也鄭自公子喜之役逮乎蕭魚之會亟受晉兵而師凡十加於宋鄭死不恤以其國與宋俱靡乎春秋之始天下首以力相擊者宋鄭也徹乎春秋之終岳雝邱之相殘而未已首天下以爭而不懲其後未有如二國之酷也齊桓起宋始傾國以從齊

鄭乃不能得志於宋鄭不得於齊無以難宋乃傾國以奉
楚而宋亦不得志於鄭齊之失霸宋獨用以修怨於鄭而
宋爲鄭陷以濱於亡晉之興宋又傾國以從晉晉稍衰而
鄭乘之圍其都奪其險奉叛人以偪之無遺力也故宋之
傾國以奉齊晉鄭之傾國以奉楚舉無他相難而已矣之
二國者居中原之腹四戰之區釁始於疆場之彼此舉天
下以爲之爭而南北爲之裂不已甚乎宋之爲宋不以鄭
爲興廢也鄭固不能興廢乎宋也鄭之爲鄭存亡不繫之
宋也鄭存亡之憂在楚而宋固無能如鄭何宋不自圖其
興廢傾國以附人而與鄭爭宋之愚也楚圖天下以卷鄭

於懷鄭爲之先驅以向宋鄭之狂也雖然宋之愚義未喪也齊晉之霸義所得依也故國數傷而不亡鄭之狂義所不得依而資虎以自啗也故禍連於宋而不知國之且移楚以天下爭宋宋勢得矣天下集宋而爭宋傷矣以天下而加鄭鄭殆矣傾國於楚楚固不可恃鄭之所繇亡矣得勢而傷不如其無得勢也傷而固得勢焉則亦因之以不亡激天下以自殆足以亡矣不亡於所激而力盡於所恃亡不可瘳也東周之侯國宅中以維天下者宋鄭焉耳愚者傷狂者垂亡於是乎維絕不理南北分裂以漸成乎七國之勢甚哉宋鄭之爲天下禍也與宋俱北者魯衛而魯

衛親以比於晉與鄭俱南者陳蔡而陳蔡親以比於楚魯
衛之比也正而重以相親故不爲天下咎而後天下以亡
陳蔡之比也非正而猶相親也故天下哀其亡而民不殘
上不能效正於魯衛下不欲自夷於陳蔡與宋俱競而曲
於宋殘其民以殘天下其唯鄭乎故春秋繼秦而狄鄭鄭
不與宋爭天下其猶可無裂也

楚之用秦未見其能用秦也晉之用吳未見其能用吳也
非所能用而固欲用之祇以自屈而顧授之用然且迷以
自信曰吾能用彼也驕色逞心眩目日趨於燿而禍發以
莫禦故莫愚夫不能用而自以爲用也秦之與晉爭疆弱

於河不關楚也吳之與楚爭衰王於江不關晉也晉不弱
秦不彊楚不衰吳且亡楚卽不通秦秦不緣不通楚而釋
晉晉卽不通吳吳不緣不通晉而下楚吳秦不爲晉楚之
弗通而釋其爭則亦不爲晉楚之交爭而深其怨人各有
心強其似而執之以與同心其相爲輕笑也久矣吳惟不
恃晉故可以勝楚秦惟不恃楚故可以敵晉知此則恃吳
之不足以制楚恃秦之不足以掣晉也復何疑哉吳不恃
晉秦不恃楚晉楚與交而姑聽者惟不恃而無妨其姑聽
也故秦甯與白狄伐晉而必不楚偕吳自以其力加楚而
恆不與晉相應是故晉楚之用吳秦歸於無能用也而庸

主駭臣以望風依影之心假借以逃不能之咎晉見吳之拒楚則曰爲我拒也楚見秦之侵晉則曰爲我侵也吳秦目笑而晉楚神愉嗚呼愚之不瘳重可閔者而趙宋樂以爲師女直自吞遼而曰爲我吞也蒙古自并金而曰爲我并也君受賀於朝臣受賞於廷而宋亡矣晉之僅能免禍於吳也晉之用吳淺也故吳害僅加於齊魯而小試於黃池楚之用秦也深矣夫是以楚之終蘊於秦也向之會士句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而後中國無吳迹者八十年其猶先醒者與

三代而下鼓之以無知之情而相激以成乎亂其害積矣

太上義也其次功也其次執利以遠害也似義而非義不足爲功而競之以爲功本未有害而違利以成害卒然爭之因而激之舉天下之力以敝之於此嗚呼事已論定相求於百世之下而不得其所操之心以愚自戡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楚始起而病鄭爲窺中國計鄭爲之戶也於是而中國爭保鄭以奪楚威而臨之鄭有霸則北嚮以導伐楚之師無霸則下楚以緩旦夕之禍如是焉耳矣至於晉悼之世楚且無意於中國矣晉亦無意於治楚矣晉楚之爭將息而鄭且無危亡之憂矣乃楚無并鄭之心而但欲鄭之已從爲之敝師於晉以爭鄭楚之所爲爾者吾不得

而知也蓋楚亦不自知其何以爭而爭也楚不知所以爭而爭其愚灼然晉之智足以及此抑將寘之於不爭而於晉何損如其欲與楚爭乃無毫毛之加於楚而但得鄭之從也於晉何益楚不知其何以爭而爭晉但見楚之爭而亦爭如犬之相吠以聲也則晉亦不知其何以爭而爭也楚求以王而非服鄭之卽王晉求以霸而非服鄭之卽霸夫晉楚交相鼓於愚而更有愚焉者鄭不知晉楚之何以爭我但見夫爭我者之急遂自任以天下之重而樂爲爭地無所知而爲晉侵蔡以挑楚無所知而爲楚伐宋侵魯衛以激晉無所知而致楚以致晉曲用其術以敝天下而

墊隘其人民策士爭於廷盟會侵伐馳於外百相給也百
相媚也嗚呼時過事已而駢舍之所訟不解其何心狂風
盪而水爲之波夫何爲者邪楚卽橫必謀所以王則利害
當審但勤鄭而不復有遠心於是乎盡喪其所以楚晉欲
霸必謀所以折楚三年之內牽率天下以疲劫僅得百輶
之一屈陳叛不問宋禍不恤楚師一出逡巡引避之不遑
晉之霸於是而成乎漏盡鐘鳴之霸以不復興若夫鄭大
不圖王小不圖霸無亦存亡之是恤乃以無知者之重己
也而卽見重攬天下之樞竭生死以握之濱於亡而不悟
嗚呼夫孰能拊心自反以求端於所自起者乎夫孰能拊

事要終以求得失於局勢之所定者乎匹夫之忿婦寺之名童子之情訟魁之智舉子展子皮子產之慧晉楚之狡十二國之眾無一人焉悟其非而舍之師將倦勤原野蕭瑟天下乃以分崩而鄭且浸淫以亡餘智之所流七國師之而生民死者八九矣將無天之不弔與而晉悼荀偃之禍亦烈矣

天下相維之紐有維之於可知者有維之於不可知者王業衰而諸侯叛可知者也王業衰而異端起不可知者也霸業衰而四遠競可知者也霸業衰而盜賊昌不可知者也晉悼公之嗣霸無能爲於楚而僅爭之鄭無能爲於鄭

而自疲其師霸無足以霸而中國無霸於是而盜起焉鄭
殺三卿衛殺縶陳殺夏區夫乃至蔡殺君魯竊宗器莫知
所致而自致焉八十年之中盜蠭起於朝市而郊野可知
已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賊有也矣上慢下暴盜思
伐之矣王不足以王則織士盜道霸不足以霸則細人盜
兵豈不驗與霸者王之緒也天下無王而霸攝焉天下無
霸則雖有王而王無緒矣故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尤
重乎霸也自漢以下天下周王矣王孤王於上而緒無
因累之繫於是乎盛則盜賊衆則盜張數千年之閒天下
無百年而無盜也赤眉銅馬綠林黑山黃巾于毒之戕漢

王竇高翟朱徐三劉之亡隋仇甫王仙芝黃巢之滅唐方
臘曹成李全時青之殘宋徐倪韓李方關之殄元闖八革
操起於二十年之中而爲天下裂乃至國勢猶張人心未
解而赤丸之所斫繡衣之所按與夫二徵孫盧王倫李順
黃蕭養鄧茂七劉李鄆趙之流身膏鈇鉞而不恤而俠累
來歛武元衡死於盜刺而莫知所坐嗚呼王孤王而不王
霸無人而四國渙小有才之匹夫搖筆舌以取富貴旦隸
踐更而夕長百城則君子一無異於小人而小人皆可以
爲君子小人之爲君子召伐者也小人之可以爲君子奪
焉而得者也序之無級貴之無漸繫之無居中之紹介一

人而外莫能相必於貴賤之塗高居深闕冀以維天下之散也不亦難乎書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維邦君周之盛也以周召周之衰也以齊晉齊晉不爲天下霸則三代之紐絕欲以一人之法弭天下之盜秦隋優矣而盜萃焉其故亦可知已

天下有已亂之日非亂之姑自己也亂之已也有已亂之人非姑欲已亂者也諸侯之倦於役唯役於晉以爭鄭也會於蕭魚晉罷鄭師而天下之兵罷晉之役天下以爭鄭於楚唯恃吳也鄭之不適從晉以勤天下唯楚其中日之責未償也會於蕭魚之明年吳子乘死又明年楚子審死

晉無恃以競楚鄭無繫以去晉亂姑已矣且姑已者尤晉
悼之心也悼固不欲多得於楚故不與楚爭而僅爭陳鄭
且昔者陳鄭之乍北嚮也非晉求之楚自失之晉弋獲之
焉耳陳鄭無因而忽北授晉以必爭之勢然悼終不爲致
力於楚而薄保陳鄭保陳不得一旦捐之矣姑無已而爭
之於鄭翱翔其師屢出而僅收一會聊藉手以告罷於諸
侯晉悼之憚爭而欲速已也亟矣唯然而天下之亂愈無
已也蕭魚之明年諸侯罷爭鄭之役而莒魯之兵遽起莒
犯魯而晉固不直莒也於是莒偕邾以東嚮而齊靈爭霸
之兵又興嗚呼吳楚熾鄭志戢南北之爭解亂將已矣而